

歷代名臣傳

歷代名臣傳卷之三十一

高安朱軾

全訂

漳浦蔡世遠

安溪李鍾僑分纂

宋

孟珙

孟珙字璞玉隨州棗陽人嘉定十年金人犯襄陽父宗政時爲趙方將以兵禦之珙料其必窺樊城獻策由羅家渡濟河宗政然之越翼日諸軍臨渡布陣金人果至

半渡伏發殲其半。宗政被檄援棗陽。臨陣嘗父子相失。珙望敵騎中有素袍白馬者。曰吾父也。急麾騎軍突陣。遂脫宗政。以功補進勇副尉。十二年完顏訛可步騎二十萬攻棗陽。珙登城射卻之。宗政命珙取它道劫金人破砦十有八。斬首千餘級。大俘軍器以歸。金人遁。理宗朝累官至京西第五副將。初宗政招唐鄧蔡壯士二萬餘人號忠順軍。命江海總之。眾不安。制置司以珙代。海珙分其軍爲三。眾乃帖然。紹定元年珙白制置司。剗平堰于棗陽。自城至軍西十八里。由八疊河經漸水側。水

跨九阜。建通天槽八十有三丈。溉田十萬頃。立十莊三
轄。使軍民分屯。是歲收十五萬石。又命忠順軍家自畜
馬。官給芻粟。馬益蕃息。四年升京西兵馬鈐轄。六年元
將邠顏侁盞追金主守緒逼蔡朝。命檄珙戍鄂。伐金唐
鄧行省武仙。仙時與武天錫等相犄角。欲迎金主入蜀。
鋒甚銳。天錫者鄧之農夫。乘亂聚眾二十萬。爲邊患。珙
逼其壘。一鼓拔之。壯士張子良斬天錫首以獻。俘其將
士得戶十二萬有奇。授江陵府副都統制。金人旋犯呂
堰砦。珙趨軍擊破之。金人棄輜重走。獲甲士馬牛橐駝。

不可勝計。歸其民三萬二千有奇。鄧守移刺瑗奉書請降。得縣五、鎮二十二、馬步軍萬五千人、戶三萬五千。珙入城。撫歸附之人。因其鄉土而使之耕。因其人民而立之長。少壯籍爲軍。俾自耕自守。才能者分以土地。任以職使。各招其徒以殺其勢。七月。仙愛將劉儀降。珙問仙虛實。得破砦良策。遣將分攻各砦。來歸者萬二千餘人。與金人遇。三戰三捷。招降金將及金軍五千人。料武仙必登岵山窺伺。令樊文彬詰旦奪岵山。駐軍其下。前設入後遮其歸路。已而仙眾果登山。及半。文彬揮旗伏兵

四起。殺其將。擒七百餘人。棄鎧甲如山。珙進軍至小水。河。劉儀還言。仙謀往商州。然老稚不願北去。珙曰。進兵不可緩。夜漏十刻。召文彬等受方畧。蓐食啟行。晨至石穴。積雨未霽。文彬患之。珙曰。此雪夜擒吳元濟之時也。分兵進攻。九砦俱破。武仙易服而遁。降其眾七萬人。獲甲兵無算。還軍襄陽。元兵遣人約共攻蔡。制置使謀于珙。珙請以二萬人行。盡護諸將。鼓行而前。金人敗卻。追斬千餘級。倂蓋遣三將來迎珙。約爲兄弟。金兵萬人自東門出戰。珙遮其歸路。掩入汝河。擒其偏裨八十七人。

得蔡降人言城中飢珙曰已窘矣當死守以防突圍決堰水布虎落進逼石橋奪柴潭樓蔡人恃潭爲固外卽汝河珙激勵將士決之實以薪葦遂濟師攻城端平元年正月降者言城中已絕糧三月珙下令諸軍銜枚列雲梯令諸將聞鼓則進萬象競登大戰城中降其丞相等官門西開招倂盞入金主已自經而殂制置司奏留珙襄陽兼鎮北軍都統制二年授主管侍衛馬軍行司公事黃州駐劄朝辭帝曰卿名將之子忠勤體國破蔡滅金功績昭著珙對曰此宗社威靈陛下聖德與三軍

將士之勞。臣何力之有。帝問恢復。對曰。願陛下寬民力。蓄人材。以俟械會。問和議。對曰。臣介冑之士。當言戰。不當言和。兼知光州黃州至黃增埤浚隍。蒐訪軍實。邊民來歸者。日以千數。爲屋三萬間以居之。厚加賑貸。又慮兵民雜處。因高阜爲齊安鎮。淮二砦以居諸軍。元兵攻蘄州。珙遣兵解其圍。又攻襄陽。隋守荆門守郢守皆棄城走。復州施子仁死之。江陵危急。詔沿江淮西遣援。眾謂無踰珙者。乃先遣張順渡江。珙以全師繼之。元兵分兩路渡江。珙變易旌旗服色。循環往來。夜則列炬照江。

數十里相接。又遣外弟趙武等共戰。躬往節度。破砦二十有四。還民二萬。嘉熙元年。封隋縣男。知江陵府。未幾授鄂州諸軍都統制。元分兵入漢陽。淮甸。蘄舒守臣皆棄郡走。光守董堯臣以州降。合三郡人馬糧械。攻黃州。江帥萬文勝戰不利。珙入城。軍民喜曰。吾父來矣。駐帳城樓。指畫戰守。卒全其城。斬逗留者四十九人。以狗二年。升京西湖北路制置使。兼知岳州。乃檄江陵節制司擣襄郢。于是張俊復郢州。賀順復荊門軍。劉全戰于冢頭。戰于樊城。戰于郎神山。皆以捷聞。三年春正月。曹文

鏞復信陽軍。劉全復樊城。遂復襄陽。譚深復光化軍。息
蔡降。珙命以兵逆之。得壯士萬餘。籍爲忠衛軍。初。詔珙
復京襄。珙謂必得郢。然後可以通餽餉。得荆門。然後可
以出奇兵。由是指授方畧。發兵深入。所至皆捷。珙奏言。
襄樊爲朝廷根本。今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如護元氣。
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與其抽兵于敵來之後。孰若保
此全勝。乃置先鋒軍。以襄郢歸順人隸焉。時元兵欲大
舉臨江。而大將塔海等帥師入蜀。號八十萬。珙增置營
砦。分布戰艦。遣諸將據險守隘。劉義戰捷于巴東縣之

清平村。元兵乃退。四年。進封子珙。條上流備禦。宜爲藩籬三層。峽州松滋。須各屯萬人。舟師隸焉。歸州屯三千人。鼎澧辰沅靖各五千人。郴桂各千人。如是則江西可保。會謀知元兵于襄樊間。集眾布種。積船材于順陽。乃遣張漢英出隨。任義出信陽。焦進出襄。分路撓其勢。遣王堅潛兵燒所積船材。又度元兵必因糧于蔡。遣張德劉整分兵入蔡。火其積聚。拜四川宣撫使。兼知夔州。釐蜀政之弊。爲條班諸郡縣。曰。差除計屬。曰。功賞不明。曰。減尅軍糧。曰。官吏貪黷。曰。上下欺罔。又曰。不擇險要立

砦柵。則難責兵以衛民。不集流離安耕種。則難責民以養兵。乃立賞罰以課殿最。俾諸司奉行之。兼夔路制置大使屯田大使。軍無宿儲。珙大興屯田。調夫築堰募農給種。首秬歸尾漢口爲屯二十。爲莊百七十。爲頃十八萬八千二百八十。上屯田始末。與所減券食之數。淳祐二年。珙以京襄死節死事之臣。請于朝。建祠岳陽。歲時致祭。有旨賜名閔忠廟。元兵分道入侵。珙遣李得帥精兵四千往援淮東。而令諸將各守其處。不許失寸土。諸將稟令惟謹。拜檢校少保。封漢東郡公。珙言沅之險不

如辰靖之險不如沅三州皆當措置而靖尤急今三州粒米寸兵無所從出隆冬水涸節節當防此京湖之憂也陸抗有言荊州國之藩表如其有虞當傾國爭之今日事勢大畧相似利害至重余玠宣撫四川道過珙珙以重慶積粟少餉屯田米十萬石遣晉德帥師六千援蜀四年兼知江陵府詔京湖調兵五千戍安豐援壽春珙遣劉全將以往又有命分兵三千備齊安珙言黃州與壽昌三江口隔一水耳須兵卽渡何必預遣先一日則有一日之費無益有損萬一上游有警我軍已疲非

計之得也。不從珙至江陵。登城歎曰。江陵所恃三海。不知沮洳有變爲桑田者。敵一鳴鞭。卽至城外。乃脩復內隘十有一。別作十隘于外。有距城數十里者。沮漳之水。舊自城西入江。因障而東之。俾遠城北入于漢。而三海遂通爲一。隨其高下。爲匱蓄泄。三百里間。渺然巨浸。土木之工。百七十萬。民不知役。樞密調兵五千赴廣西。珙移書執政曰。大理至邕數千里。部落隔絕。今當擇人分布數郡。使之分治。生蠻險要形勢。隨宜措置。而聞風調遣。空費錢糧。無益于事。不聽。珙奏襄蜀蕩析。士無所歸。

蜀士聚于公安。襄士聚于郢渚。臣作公安南陽兩書院。以沒入田廬隸之。使有所教養。請帝題其榜賜焉。初珙招鎮北軍駐襄陽。李虎王旻軍亂。鎮北亦潰。乃厚招之。降者不絕。元行省范用吉密通降款。以所受告爲質。珙白于朝。不從。珙歎曰。三十年收拾中原人。今志不克伸矣。病遂革。終于江陵府治。累贈太師。封吉國公。謚忠襄。珙忠君體國之念。可貫金石。在軍中。與參佐部曲論事。言人人異。珙徐以片語折衷。眾志皆愜。謁士遊客。老校退卒。一以恩意撫接。名位雖重。惟建鼓旗。臨將吏而色。

凜然無敢涕唾者。退則焚香掃地。隱几危坐。若蕭然事外。遠貨色。絕滋味。其學邃于易。六十四卦。各係四句名。警心易贊。

論曰。珙當宋事擾攘之秋。每得一城。復一郡。則增兵置衛。據關設險。十數年。襄漢之間。所欲規畫者。甚備。值時無賢宰。凡事沮滯。百不及一。及珙沒後。元兵南侵。以一呂文煥。力守襄陽。阻遏其衝。十年之中。兵未及國。乃知珙之經紀上流。其功實大也。珙百戰百勝。而兼長于治國。昔伊川論蹇之六二。以爲事雖不可。

爲苟可以扶此之衰難彼之進苟得爲之聖賢之所
屑爲也王允謝安之于漢晉是也珙在宋末殆庶幾
乎。

汪立信

汪立信六安人也。淳祐元年獻策招安慶劇賊胡興劉文亮等。借補承信郎。六年登進士理宗。奇其狀貌雄偉。顧侍臣曰。此閩帥才也。授烏江主簿。荆湖制置趙葵辟充參議官。葵去。馬光祖代之。希賈似道意。求葵過失。乃以元夕張燈宴。設三萬緡爲葵放散。官物聞于朝。立信爭之曰。方艱難時。趙公蒞事勤勞。而公乃以非理攬拾之。公一旦去此。後來者復効公所爲可乎。光祖怒曰。吾不能爲度外事。君他日處此。勉爲之。立信曰。使某不爲。

則已。果爲之。必不效。公也。遂投劾去。擢京西提舉常平。再遷浙西提點刑獄。明年冬。卽嘉興治所。講行荒政。累官湖南安撫使。知潭州。至官。供帳之物。悉置官庫。所積錢。代納潭民夏稅。貧無告者。予錢粟。病者加藥餌。雨雪旱潦。軍民皆有給。興學校。士習爲變。以潭爲湖湘重鎮。剗威敵。軍所募精銳數千人。後來者賴其用。權兵部尙書。荆湖安撫制置。知江陵府。時襄陽圍急。立信上疏。請益安陸府屯兵。凡邊戍。皆不宜抽減。又移書似道。言。今天下之勢。十去八九。而君臣宴安。不以爲虞。夫天之不

假易也。從古以然。此誠上下交脩。以迓續天命之幾重。惜分陰。以趨事赴功之日也。而乃酣歌深宮。嘯傲湖山。玩歲愒日。緩急倒施。卿士師師。非度百姓。鬱怨欲以求當天心。俯遂民物。拱揖指揮。而折衝萬里。不亦難乎。爲今之計。其策有三。夫內郡何事乎多兵。宜盡出之江干。以實外禦。今總計見兵。可七十餘萬人。老弱柔脆。十分汰二。爲選兵五十餘萬人。沿江之守。不過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爲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處。則三倍其兵。無事則泛舟長淮。往來游徼。有事則東西。

齊奮戰守並用。刁斗相聞。餽餉不絕。互相應援。以爲聯絡之固。選宗室親王。忠良有幹用大臣。立爲統制。分東西二府以蒞。任得其人。成率然之勢。此上策也。久拘聘使。無益于我。請禮而歸之。許輸歲幣。以緩師期。不二三年。邊遽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二策果不得行。則天敗我也。銜璧與櫬之禮。請備以俟。似道得書大怒。抵之地。尋中以危法廢斥之。咸淳十年。元兵大舉伐宋。似道督諸軍出次江上。以立信爲沿江制置使。江淮招討使。俾就建康募兵以援江上。諸郡立

信受詔不辭。卽日上道。以妻子託愛將金明曰。我不負國家。爾亦必不負我。遂行。與似道遇蕪湖。似道拊立信背。哭曰。不用公言。以至于此。立信旣至。則建康守兵已潰。四面皆元兵。立信知事不可爲。歎曰。吾生爲宋臣。死爲宋鬼。終爲國一死。但徒死無益耳。以此負國。率所部數千人至高郵。欲控引淮漢以爲後圖。俄而聞似道師潰。江漢守臣皆望風降遁。立信歎曰。吾今日猶得死于宋土也。乃置酒召賓佐與訣。手爲表。起居三宮。夜分起步庭中。慷慨悲歌。握拳撫案者三。以是失聲。三日扼吭。

而卒。遺表聞。贈太傅元伯顏入建康。金明以其家人免。或以立信二策告伯顏。伯顏歎息久之。曰。宋有是人。有是言哉。使果用。我安得至此。求其家厚恤之。曰。忠臣之家也。金明以立信之喪歸葬丹陽。立信子麟在建康。不肯從眾降。崎嶇走閩以死。初。立信之未仕也。吳淵守鎮江。其客黃應炎一見立信。言于淵。淵大奇之。禮以上客。供張服御。視應炎有加。淵曰。此君吾地位人也。但遭時不同耳。是年試江東轉運司。明年登策後踐歷略如淵。而卒死于難。世以淵爲知人。

論曰觀立信所論著。豈非保邦之善策哉。非獨此時耳。用于數十年之前。不爲早矣。天之生才也。雖掩抑困躓。猶或偶用于一時。或試之小。以知其大。猶不爲全無焉。如立信者。遭遇賈似道。非獨不得施行其大。以經邦固國。欲偏制一軍。以當敵人之衝。亦不可得。可慨也已。

文天祥

文天祥字宋瑞。又字履善。吉水人也。體貌豐偉。美皙如玉。秀眉而長目。自爲童子時。謁四忠一節祠。慨然慕之。曰。沒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年二十舉進士。對策集英殿。時理宗在位久。寢怠。天祥以法天不息爲說。凡萬餘言。一揮而成。帝親拔爲第一。考官王應麟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爲得人賀。丁父憂歸。服闋除寧海軍節度判官。元兵南侵。宦官董宋臣說帝遷都避之。天祥上書。乞斬宋臣以一人心。不報。卽自免歸。後稍遷。

至刑部郎官。又上書極言宋臣罪。又不報。出守瑞州。改江西提刑。遷刑部左司郎官。權直學士院。賈似道稱病。以要君有詔不允。天祥當制語。譏似道。似道怒。使臺臣張志立劾罷之。天祥旣數斥。遂致仕。時年三十七。咸淳九年起爲湖南提刑。見故相江萬里。語及國事。萬里愀然曰。吾老矣。觀天時人事。當有變。世道之責。其在君乎。明年改知贛州。德祐初。江上報急。詔天下勒王。天祥捧詔涕泣。使陳繼周發郡中豪傑。并結溪峒蠻。使方興召吉州兵。諸豪傑皆應。有眾萬人。事聞。以江西提刑安撫。

使召入衛其友止之曰。今敵兵三道鼓行破郊畿。薄內地。君以烏合萬餘赴之。何異驅羣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也。第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入援者。吾故不自量力。欲以身殉之。庶天下忠臣義士。聞風而起。則社稷猶可保也。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至是痛自貶損。盡以家貲爲軍費。每與賓佐語及時事。輒流涕。撫几言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聞者莫不感動。八月。提兵至臨安。除知平江府。天祥陛辭。疏言。朝廷姑息。

牽制之意多。奮發剛斷之義少。呂師孟借敵人之勢。偃蹇自恣。乞斬以釁鼓。以作將士之氣。又言宋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郡邑。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亦以寢弱。故敵至一州。則破一州。至一縣則破一縣。中原陸沉。痛悔何及。今宜分天下爲四鎮。各建都督統御。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闔于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闔于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闔于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闔于揚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蘄黃。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使其地大力眾。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日夜

以圖之。彼備多力分。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間出于其中。如此則敵不難卻也。時議以爲迂闊不報。十月天祥至平江。元兵已入常州矣。天祥遣其將朱華尹玉麻士龍。與張全援常州。至虞橋。士龍戰死。朱華以廣軍戰五牧。敗績。玉軍亦敗。以殘兵五百人夜戰。比旦皆沒。全不發一矢走歸。元兵破常州入獨松關。陳宜中畱夢炎召天祥棄平江守餘杭。明年正月除知臨安府。未幾都城降元。天祥以右丞相使軍中。請和。與伯顏抗論皋亭山。伯顏怒。拘之。比至鎮江。天祥與其客杜潏十二人夜亡。

入真州。苗再成出迎。喜且泣曰。兩淮兵足以興復。特二
閫小隙。不能合從耳。天祥與定計。卽以書遺二制置。遣
使四出約結。天祥未至時。揚有歸兵。言敵人密遣一丞
相入真州說降。李庭芝信之。使再成亟殺天祥。再成見
其忠義。不忍殺。以二十人導往揚州。四鼓抵城下。聞制
置司捕文丞相甚急。乃東入海。道遇元兵。伏環堵中。得
免。行入板橋。元兵又至。伏叢篠中。元兵入索之。執杜潡
金應。潡應解所懷金與之。獲免。募二樵者。以蕢荷天祥
至高郵嵇家莊。嵇聳迎天祥至家。遣子德潤衛至泰州。

遂由通州汎海如温州。以求二王。聞益王未立。上表勸進。至福州。拜右丞相。尋與陳宜中議不合。乃以同都督出江西。遂行收兵。入汀州。十月。遣參謀趙時賞。諮議趙孟滌。取寧都。參贊吳浚。取雩都。劉洙。蕭明哲。陳子敬。皆自江西起兵來會。鄒淵以招諭副使聚兵寧都。元兵攻之。淵兵敗。同起事者劉欽。鞠華叔。顏子立。顏起巖。皆死。武岡教授羅開禮起兵復永豐縣。已而兵敗被執。死于獄。天祥聞開禮死。製服哭之哀。二年正月。元兵入汀州。天祥遂移漳州。乞入衛。時賞。孟滌亦提兵歸。獨吳浚兵

不至。未幾浚降元。來說天祥。天祥縊殺之。四月復梅州。都督王福錢漢英跋扈。斬以徇。五月自梅州出江西。復會昌縣。六月復興國縣。七月遣參謀張洙監軍趙時賞。趙孟滌等盛兵薄贛城。鄒鳳以贛諸縣兵擣永豐。其副黎貴達以吉諸縣兵攻泰和。吉八縣復其半。惟贛不下。臨洪諸郡皆送款。潭趙璠、張虎、張唐、熊桂、劉斗元、吳希奭、陳子全、王夢應起兵邵永間。復數縣。撫州何時等皆起兵應天祥。分寧武軍建昌三縣豪傑皆遣人如軍中受約束。八月元李恒遣兵援贛州。而自將兵攻天祥于

興國天祥不意恒兵猝至乃引兵走就鄒淵于永豐淵
兵先潰恒窮追天祥至方石嶺及之鞏信拒戰箭被體
死之至空坑軍士皆潰天祥妻妾子女皆見執時賞坐
肩輿後兵問爲誰時賞曰我姓文眾以爲天祥禽之而
歸天祥以此得逸去孫梟彭震龍張汴死于兵繆朝宗
自縊死吳文炳林棟劉洙皆被執歸隆興時賞奮罵不
屈有係累至者輒麾去云小小簽廳官耳執此何爲由
是得脫者甚眾臨刑洙頗自辯時賞叱曰死耳何必然
于是棟文炳蕭敬夫蕭燾夫皆死焉天祥收殘兵奔循

州駐南嶺黎貴達謀叛執而殺之三年三月進屯麗江
浦六月入船澳益王昶衛王繼立天祥上表自劾乞入
朝不許八月加天祥少保信國公軍中疫起兵士死者
數百人天祥惟一子與其母皆死十一月進屯潮陽縣
潮州盜陳懿劉興數叛附爲潮人害天祥攻走懿執興
誅之十二月趨南嶺鄒淵劉子俊又起兵來再
攻懿黨懿乃遁去元張弘範兵濟潮瀛天祥方飯五坡
嶺弘範兵突至眾不及戰天祥倉皇出走千戶王惟義
執之天祥吞腦子不死鄒淵自剄死官屬陳龍復蕭明

哲蕭資杜洙張唐熊桂吳希奭陳子全俱死焉。唐張栻
後也。劉子俊被執。自詭爲天祥。冀可脫。天祥及天祥至。
各爭真僞。元人遂烹子俊而執天祥。至潮陽。見弘範。左
右強之拜。天祥不屈。弘範釋其縛。以客禮見之。天祥固
請死。弘範不許。與俱入厓山。使爲書招張世傑。天祥曰
吾不能扞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強之。天祥遂書所
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末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
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厓山破。元軍置酒大會。弘範曰
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以事宋者。事元將不失爲宰相。

也。天祥涕泣曰：「國亡不能救，死有餘罪，肯逃其死而二其心乎？」弘範義之，遣使歸之京師。道經吉州，不食八日，猶生。乃復食。十月至京師，館人供帳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丞相孛羅見之于樞密院，天祥不屈，仰首言曰：「天下事有興有廢，自古帝王將相滅亡誅戮，何代無之？天祥今日忠于宋氏，以至于此，願早求死。」孛羅曰：「自古以來，人臣有以宗社土地與人而復逃者乎？」天祥曰：「非也。予前使于伯顏軍中，被留不得歸，已而賊臣獻國，國亡矣。吾職當死，所不死者，以度宗二子在浙東，老母在

廣故也。李羅曰：德祐非爾君耶？棄嗣君而立二王，忠乎？天祥曰：德祐吾君也，不幸失國。當此之時，社稷爲重，君爲輕。吾別立君，爲宗廟社稷計也。從懷愍而北者，非忠。從元帝爲忠。從徽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爲忠。李羅語塞。徐曰：汝立二王，何濟于事？天祥曰：國家不幸喪亡，吾立君以存社稷。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人臣事君如子事父母，父母有疾，雖甚不可爲，豈有不下藥之理？盡吾心焉，不可爲，則天命也。今日天祥有死而已，何必多言？李羅怒，囚之。天祥于獄中作正氣歌以見志。未幾

元世祖召之于獄。欲用之。天祥固辭。欲殺之。天祥益不屈。乃赦之。天祥留燕三年。坐臥一小樓。足不履地。時世祖求南人之才者。王績翁言無如天祥。世祖卽遣績翁諭旨。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耳。儻緣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舉其生平而盡棄之。將安用我。績翁欲約宋官謝昌元等十人請釋天祥爲道士。留夢炎不可。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人于何地。事遂已。世祖知天祥終不屈也。與宰相議釋之。有以天祥起兵江

西事爲言者不果釋。至元十九年。有閩僧言。土星犯帝座。疑有變。未幾。中山有狂人。自稱宋主。有兵千人。欲取文丞相。世祖召天祥。謂之曰。汝何願。天祥曰。天祥受宋恩。爲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一死足矣。世祖猶未忍遽麾之退。言者力贊從天祥之請。從之。俄有詔止之。天祥死矣。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向拜而死。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數日。其妻歐陽氏收其屍。面如生。南北人聞者。皆爲

流涕。有張毅甫者。負天祥骸骨歸葬吉州。會林某亦自惠州昇天祥母之柩。同日而至。人以爲忠孝所感。天祥子俱亡。遺命以弟璧之子叔子爲後。天祥博學。善談論。飲酒能多而不亂。所居對文筆峯。自號文山。平生作文。未嘗屬草。下筆滔滔不竭。尤長于詩。有古賦比興之旨。流離中感歎悲悼。一發于詩。在京口有指南集。在燕獄有集杜詩百首。又有吟嘯集。行于世。

論曰。天祥建議。分境內爲四鎮。各樹重兵。以相掎角。與汪立信列衛江濱之策。皆爲保邦之至計。使用之。

于未失襄陽之前。宋社可保也。卽天祥建言時。苟用其策。亦可以遷延歲月。亡豈若是速乎。天祥早爲賈似道所抑。終爲陳宜中所擯。羈孤外郡。無尺兵斗糧之藉。虛假名號。招致豪傑。遂能以數千罷散之卒。克復州縣。震動中原。雖無成功之望。而事亦奇矣。所用之人。如趙時賞。劉子俊。鄒淵杜濟輩。間關擁衛。九死而不悔。士卒遭空坑五坡之厄。前後喪失。雖死不叛。益其忠義。足以感人心。制御足以一眾志。向若用之于早。國雖搶攘。勢未傾危。稍出其十二三。運用舒卷。

以過敵人之衝。則宋事未可料也。至于國破身囚。臨
死生之變。從容無動于中。猶鳳翔千仞。俯視世間。非
古所謂大丈夫者。孰能當此哉。

陸秀夫 張世傑 謝枋得

陸秀夫字君實。楚州鹽城人。父徙鎮江。自少才思清麗。一時文人鮮能及之。景定元年成進士。李庭芝鎮淮南。辟之幕中。時天下稱得士者。以淮南爲第一。秀夫性沉靜。每僚吏至。問賓主交驩。獨斂焉。無一語。或時宴集。坐尊俎間。矜莊終日。至察其事。皆治。庭芝益器之。雖改官。恒留之幕中。三遷至主管機宜文字。咸淳十年。庭芝制置淮東。擢參議官。德祐元年。邊事急。僚屬多亡者。惟秀夫數人不去。庭芝上其名。累擢宗正少卿。權起。居舍人。

二年二月以禮部侍郎使軍前請和。不就而還。二王走溫州。秀夫與蘇劉義追從之。使人召陳宜中。張世傑等皆至。遂相與立益王于福州。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宜。中以秀夫久在兵間。知軍務。每事咨訪始行。秀夫亦悉心贊之。無不自盡。旋與宜中議不合。宜中使言者劾罷之。世傑讓宜中曰。此如何時。動以臺諫論人。宜中惶恐。卽召秀夫還。時君臣播越海濱。庶事疎畧。楊太妃垂簾。與羣臣語。猶自稱奴。每時節朝會。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時在行中。淒然泣下。以朝衣拭淚。衣盡

浥左右無不悲動者。屬井澳風端。宗以驚疾崩。羣臣皆欲散去。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尙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成一旅成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欲絕宋。此豈不可爲國耶。乃與眾共立衛王。時陳宜中往占城。屢召不至。乃以秀夫爲左丞相。與世傑共秉政。世傑駐兵厓山。秀夫外籌軍旅。內調工役。凡有述作。又盡出其手。雖匆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及厓山破。秀夫走少帝舟。是時諸軍皆潰。元兵四合。秀夫度不得脫。乃先驅其妻子入海。自負少帝赴海死。

年四十四。後宮諸臣從死者甚眾。方秀夫在海上時。記二帝事爲一書甚悉。以授禮部侍郎鄧光薦。曰君後死。幸傳之。其後厓山破。光薦還廬陵。其書存亡無從知。故海上事。世莫得其詳云。

張世傑。范陽人。隸淮兵中。阮思聰見而奇之。言于呂文德。召爲小校。累功至黃州武定諸軍都統制。攻安東州。戰甚力。與高達援鄂州有功。轉十官。從賈似道入黃州。戰蕪草坪。奪還所俘。加環衛官。咸淳四年。元兵築鹿門堡。呂文德請益兵于朝。調世傑與夏桂赴之。及呂文煥

以襄陽降元。命世傑將五千人守鄂州。世傑以鐵絙鎖兩城夾以砲弩。其要津皆施杙設攻具。元兵破新城。長驅而下。世傑力戰不得前。元遣人招之不聽。元伯顏陽攻嚴山隘。潛舟自唐港入漢東。攻鄂。鄂降。世傑提所部兵入衛道。復饒州。遂入朝。時方危急。徵諸將勤王多不至。獨世傑來。累加保康軍承宣使。總都督府兵。遣將四出。取浙西諸郡。復平江。安吉。廣德。溧陽諸城。兵勢頗振。是月與劉師勇諸將大出師焦山。令以十舟爲方碇。江中非有號令。毋發碇。示以必死。元將阿朮載鼓士以火

矢攻之。世傑兵亂不及發。碇遂大敗。死者萬餘人。世傑奔圖山。疏請濟師。不報。元兵至獨松關。召文天祥入衛。世傑尋亦入衛。加檢校少保。元兵迫臨安。世傑請移三宮入海。而與天祥合兵。背城一戰。陳宜中方遣人請和。不可。未幾。元兵至臯亭山。世傑乃提兵入定海。石國英遣都統卞彪說之。使降。世傑以彪來從。已俱南也。椎牛享之。酒半。彪從容爲言。世傑大怒。斷其舌。磔之。巾子山四月。從二王入福州。五月。與宜中奉益王卽位。王世強導元兵攻之。世傑乃奉端宗入海。而自將陳弔眼許夫。

人諸翼兵攻蒲壽庚不下。十月元將唆都將兵援之遂解去。旣而唆都遣經歷孫安甫說世傑。世傑拘安甫不遣。元將劉深攻遣灣。世傑兵敗移蹕居井澳。深復來攻。世傑擊却之。因徙碭州。其明年四月端宗崩衛王昺立。拜世傑少傅樞密副使。世傑以碭州不可居。徙新會之厓山。八月封越國公。發瓊州粟以給軍。明年元將張弘範等兵至厓山。或謂世傑曰。北兵以舟師塞海口。則我不能進退。盍先據海口。幸而勝。國之福也。不勝猶可西走。世傑恐久在海上有離心。動則必散。乃曰。頻年航海。

何時已。須與決勝負。悉焚行朝草市。結大舶千餘。作水砦。爲死守計。人皆危之。已而弘範兵至。據海口。樵汲道絕。兵茹乾糧十餘日。渴甚。下掬海水飲之。海鹹飲卽嘔泄。兵大困。世傑率蘇劉義方興等。日夕大戰。弘範得世傑甥韓命以官。使三至招之。世傑不從。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爲主死不移耳。會元將李恒自廣州以師會弘範守厓山北。二月癸未。恒乘早汐。攻宋兵之北。弘範攻其南。世傑南北受敵。兵士皆疲。不能復戰。遂大敗。陸秀夫負少帝赴海。世傑乃與蘇劉義斷維。以十六舟奪港。

而去。行收兵。遇楊太妃。欲奉以求趙氏後。太妃始聞少
帝亡。撫膺大慟。遂赴海死。世傑葬之海濱。世傑將趨占
城。土豪強之還廣東。乃回舟。艤南恩之海陵山。散漬稍
集。謀入廣。颶風大作。將士勸世傑登岸。世傑曰。無以爲
也。登柁樓。露香祝曰。我爲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復立
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冀敵兵退。別立趙氏以存祀耳。
今若此。豈天意耶。舟遂覆。世傑溺死焉。諸將函其骨葬
潮居里。

謝枋得字君直。信州弋陽人也。寶祐中。舉進士。對策極

攻丞相董槐。與宦官董宋臣中乙科。除撫州司戶參軍。卽棄去。明年中兼經科。除教授建寧府。吳潛宣撫江東西。辟差幹辦公事。團結民兵。以扞饒信撫。又說鄧傳二社諸大家。得民兵萬餘人。守信州。五年。枋得考試建康。擿似道政事爲問。且言兵必至。國必亡。似道聞之。追兩官。謫居興國軍。咸淳三年。赦歸。德祐元年。呂文煥導元兵東下。鄂黃蘄安慶九江。凡其親友部曲。皆誘下之。遂屯建康。枋得與呂師夔有舊。乃應詔上書。乞通信師夔。使之行成。且願身至江州。見文煥與議。從之以沿江察。

訪使行會文煥北歸不及而回以江東提刑江西招諭使知信州明年正月師夔南下枋得以兵逆之使前鋒呼曰謝提刑來呂軍馳至射之矢及馬前枋得走入安仁調淮士張孝忠逆戰團湖坪矢盡孝忠揮雙刀擊殺百餘人前軍稍卻後軍繞出孝忠後眾驚潰孝忠中流矢死馬奔歸枋得坐敵樓見之曰馬歸孝忠敗矣遂奔信州師夔下安仁進攻信州不守枋得乃變姓名入建寧唐石山轉茶坂寓逆旅中日麻衣躡屨東向而哭人不識之以爲被病也已而去賣卜建陽市中有求卜者

惟取米屨而已。委以錢。卒謝不取。其後人稍稍識之多。延至其家。使爲弟子論學。元旣得天下。遂隱閩中。至元二十三年。集賢學士程文海薦宋臣二十二人。以枋得爲首。枋得方居母喪。遺文海書曰。某所以不死者。以九十三歲之母在耳。先妣今以考終。某無意人間事矣。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某之至愚。不可以辱召命。又明年。元行省丞相忙兀台將旨召之。執手相勉勞。枋得曰。上有堯舜。下有巢由。枋得名姓不祥。不敢赴詔。忙兀台義之。不强也。旣而宋故臣留夢炎力薦之。枋得復遺夢

炎書言江南無人才。未有如今日之可耻。欲求一人如
瑕呂飴甥程嬰杵臼之廝養卒。亦不可得。殷之亡也。以
八百國之精兵。而不敢抗二子之正論。武王太公凜凜
無所容。急以興滅繼絕謝天下。殷之後遂與周並立。今
吾年六十餘矣。所欠一死耳。豈復有他志哉。終不行。福
建行省參政魏天祐見時方以求材爲急。欲薦枋得爲
功。枋得聞之。罵曰。天祐仕閩。無毫髮推廣德意。反起銀
治病民。顧以我輩飾奸耶。及見天祐。又傲岸不爲禮。與
之言。坐而不對。天祐怒。挾之而北。二十六年四月。至京。

師問謝太后攢所。及恭宗所在。再拜慟哭。已而病。遷憫忠寺。見壁間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猶爾。吾豈不汝若哉。留夢炎使醫持藥雜米進之。枋得怒曰。吾欲死。汝乃欲生我耶。棄之于地。終不食而死。子定之負骸骨歸葬信州。枋得風岸孤峭。不能與世軒輊。以植世教立名。彝爲已任。平生無書不讀。爲文章高邁奇絕。汪洋演迤自成一家。學者師尊之。所著詩傳註疏行于世。其北行也。衣結履穿。人嘗德之者。賙以金帛不受。又爲詩別其門人。故友詞甚慷慨。人傳誦之。

論曰自古亡國。忠臣死義。未有如南宋之烈也。其表
表在耳目間者。尙以百十數。至于偏裨下吏。弱子寡
婦。役夫走卒。方外技藝之人。蓋不可勝數也。豈其流
風善教。使之然歟。抑諸君子者。首爲之倡。有以激發
其心歟。秀夫世傑。披草萊。立幼君。秉志金石。與君國
爲存亡。故特著之。枋得殉義于元。既有天下十數年
之後。從容不撓。與文天祥相類。古之所謂難者歟。平
生好學執義。善爲文章。其遭遇可悲也。餘不勝載數
人者。略見其概云。

歷代名臣傳卷之三十一終

歷代名臣傳卷之三十二

高安朱軾

全訂

漳浦蔡世遠

安溪李鍾儔分纂

金

梁襄

梁襄字公贊絳州人登大定三年進士調耀州同官主簿三遷邠州清化令有善政察廉升慶陽府推官召爲薛王府掾世宗將幸金蓮川襄上疏極諫曰臣聞上古

帝王高城浚池。深居邃禁。以爲藩籬。壯士健馬。堅甲利兵。以爲爪牙。今所幸金蓮川。在重山之北。地積陰冷。中夏降霜。五穀不殖。郡縣難建。蓋自古極邊荒棄之壤也。行宮之制。非有深廣殿宇。城池之固。環衛周垣。惟用氊布。頓舍之處。軍騎闐塞。主客不分。攘奪蹂躪。未易禁止。公卿百官。富者車帳僅容。窮者穴居露處。輿臺皂隸。不免困踣。飢不得食。寒不得衣。一夫致疾。染及眾人。及乎秋杪將歸。人疲馬弱。糧空衣敝。猶且遠幸松林。以從畋獵。往來不測。動踰旬月。轉輸移徙之勞。飛輓逋逃之苦。

又更倍于前矣。以陛下神武善騎射。固不憂銜櫟之變。設若烈風暴至。宿霧四塞。翠華有峭陵之避。百官狼狽于道途。衛士叅錯于隊伍。當此宸衷。寧無戒悔。矧乎行幸所過。林谷晦靄。上有懸崖。下多深壑。垂堂之戒。不可不思。臣聞漢武帝幸甘泉。遂中江充之姦。唐太宗居九成。幾致結社之變。太康畋于洛汭。后羿拒河而失邦。魏主拜陵近郊。司馬竊權而篡國。隋煬海陵。離棄宮闕。遠事遊巡。其禍遂速。故君人者。不可恃人無異謀。要在處已于無憂患之域也。燕都地處雄要。北倚山嶮。南壓區

夏亡遼得此。控制南北。坐享有年。況今有宮闕井邑之繁。倉府武庫之實。居庸古北松亭榆林等關。東西千里。皇天本以限中外。開大金萬世之基也。奈何無事之日。越居草萊。輕不貲之聖躬。愛沙磧之微涼。臣實惜之。昔唐宗將幸關南。畏魏徵而遂停。漢文欲馳霸陵。因袁盎而遽止。陛下能行唐虞之難行。而未能罷中主之易罷。此臣所未喻也。陛下曩牧濟南。日遇炎蒸。不離府署。今九重之上。臺榭高明。宴安穆清。何暑可到。如必謂往年遼國之君。春水秋山。冬夏捺鉢。左右喜談。以爲快樂。無

乃非聖君所急乎。且遼之基業根本在山北之臨潢。壤地褊小。儀物殊簡。輜重不多。方今幅員萬里。惟奉一君。輜重浩穰。隨駕殆逾百萬。何故歲歲而行。使遠近困役。傷財。不得其所。陛下其忍之歟。議者謂陛下遠監。人主多生深宮。畏見風日。彎弧上馬。皆所不能。筋力柔弱。故臨戰畏懼。束手就亡。是以不憚勤身遠幸。實欲服勞講武。臣以爲事貴適中。不可過當。今過防驕惰之患。先蹈危險之途。何異無病而服藥也。但欲習武。不必度關。伏乞陛下發如綸之旨。回北轅之車。安處中都。不復北幸。

則宗社無疆之休。疏上。世宗納之。遂爲罷行。仍諭輔臣曰。梁襄諫朕無幸金華川。朕以其言可取。故罷其行。然襄謂隋煬帝以巡遊敗國。不亦過乎。煬帝失道虐民。民心旣叛。雖不巡幸。國將安保。爲人上者。但盡君道而已。豈必深居九重。然後無虞哉。襄由是以直聲聞天下。擢禮部主事。太子司經。除監察御史。未幾。遷通遠軍節度副使。以喪去。服闋。累遷至保大軍節度使。以卒。襄生平練習典故。學問該博。長于左氏春秋。至地理氏族。無不該貫。自早達至晚貴。服食常淡薄云。

論曰史稱金始立國卽設科取士漸摩培養至大定間人材輩出加以世宗之聽納論議書疏多可傳者觀襄疏亦足見當時君明臣直不以言爲忌金之致治于斯爲盛若襄之賢亦翹然而傑出哉

徒單鎰

徒單鎰，本名按出，上京人，北京副留守烏輦子也。金世宗大定中，詔學士徒單子溫以女直字譯貞觀政要、白氏策林、史漢等書，頒行四方，選諸路學生三十餘人，教以古書，習作詩策。鎰在選中，最精詣，兼通契丹大小字及漢字。該習經史，久之，設女直進士科，取鎰等二十七人及第，除中都教授。遷國子助教，丁母憂，服闋，改國史院編修。世宗問完顏守道曰：「徒單鎰何如人也？」對曰：「鎰容止溫雅，其心平易，兼有材力，可任政事。」世宗曰：「然，當

以劇任處之。累遷翰林待制兼右司員外郎。獻漢光武中興賦。世宗大悅。曰。不設此科。安得此人。章宗卽位。遷諫議大夫兼吏部侍郎。尋拜叅知政事。修國史。鎰知章宗銳意于治平。乃上書言。臣觀唐虞之時。其臣進言于君。必曰戒哉懋哉。曰吁曰都。旣陳其戒。復導其美。君之爲治。必曰稽于眾。舍已從人。旣能聽之。又能行之。又從而興起之。君臣上下之間。相與如此。陛下繼興隆之運。撫太平之基。誠宜稽古崇德。留意于此。無因物以好惡。無以好惡爲喜怒。輕忽小善。不恤人言。夫上下之情有

通塞天地之運有否泰。唐陸贄嘗陳隔塞九弊。謂上有其六。下有其三。陛下能慎其六。爲臣子者敢不慎其三哉。上下之情旣通。則大綱舉而細目張矣。進尙書右丞。三年罷爲橫海軍節度使。改定武軍節度。知平陽府事。尋改西京留守。永安三年。轉上京留守。五年。拜平章政事。封濟國公。時淑妃李氏內寵過盛。兄弟橫恣。詔以烈風昏瞶。連日問變異之由。鎰上疏言仁義禮智信。謂之五常。父義。母慈。兄友。弟敬。子孝。謂之五德。今五常不立。五德不興。縉紳學古之士。棄禮義。忘廉恥。細民遺道畔。

義迷不知返。背毀天常。骨肉相殘。動傷和氣。此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今宜正薄俗。順人心。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各得其道。然後和氣普洽。福祿薦臻矣。因論爲政之術。其急有二。一曰正臣下之心。竊見羣下不明禮義。趨利者衆。何以責小民之從化哉。其用人也。德器爲上。才美爲下。兼之者待以不次。才下行美者次之。雖有才能。行義無取者。抑而下之。則臣下之趨向正矣。其二曰導學者之志。教化之行。興于學校。今學者失其本真。經史雅奧。委而不習。藻飾虛詞。釣取祿利。乞令取士兼問經史。

故實。使學者皆守經學。不惑于近習之靡。則善矣。又曰。凡天下之事。叢來者非一端。形似者非一體。法制不能盡。隱于近似。乃生異論。孔子曰。義者天下之斷也。記曰。義爲斷之節。伏望陛下臨制萬幾。事有異議。少凝聖慮。尋繹其端。則裁斷有定。而疑可辨矣。鎰言皆切中時弊。金主雖納其說而不能行。嘗問漢高帝光武孰優。張萬公曰。高祖優甚。鎰曰。光武再造漢業。在位三十年。無沈湎冒色之事。高祖惑戚姬。卒至于亂。由是言之。光武似優。章宗默然。蓋知其諷諫也。泰和四年。罷知咸平府。六

年徙河中兼陝西安撫使尋改知京兆府事充宣撫使陝西元帥府並受節制詔曰卿之智略朕所深悉且股肱舊臣今南征將帥久歷行陣而宋人狡獪資卿勝算宜以長策御敵厲兵撫民稱朕意焉鎰言初置急遞舖本爲轉送文牒今一切乘驛非便金主深然之始置提控急遞舖官自此郵達無復滯焉七年吳曦死宋安丙分兵出秦隴間乃命鎰出兵金房以分掣宋人梁益漢沔兵勢鎰遣葉祿瓦撾刺等引兵出商州與宋軍戰逆勝宋王柟議和乃退守鶻嶺關八年改知真定府事大

安初封濮國公。改東京留守。過闕入見。衛紹王謂鎰曰。卿兩朝舊德。欲用爲相。因太尉匡乃卿門人。不可屈下。進階開府儀同三司。充遼東安撫副使。三年。改上京留守。平章事。徵拜尙書右丞相。監修國史。上言。自用兵以來。彼聚而行。我散而守。以聚攻散。其敗必然。不若入保大城。併力備禦。昌桓撫三州。素號富庶。人皆勇健。可以內徙。益我兵勢。人畜貨財。不至亡失。平章移刺叅政梁鎰曰。如此。是自蹙境土也。衛紹王以責鎰。鎰復奏曰。遼東國家根本。距中都數千里。萬一受兵。州府顧望。必須

報可。誤事多矣。可遣大臣行省以鎮之。衛紹王不從其
後。失昌桓撫三州。王乃大悔曰。從丞相之言。當不至此。
頃之。東京不守。鎰墜馬傷足。聞胡沙虎難作。將命駕入
省。不得進。俄而胡沙虎猶豫不決。自定。乃詣鎰問疾。從
人望也。鎰從容謂之曰。翼王。章宗之子。顯宗長子。眾望
所屬。元帥決策立之。萬世之功也。乃延立宣宗。卽位。進
左丞相。封廣平郡王。詔以足疾未愈。侍朝無拜。明年。建
議和親。言事者請罷按察司。鎰曰。今郡縣多殘毀。正須
賴以撫集。不可罷。乃止。宣宗將如南京。鎰曰。鑾輅一動。

北路皆不守矣。今已講和。聚兵積粟。固守京師。策之上也。南京四面受兵。遼東根本之地。依山負海。其險足恃。備禦一面。以爲後圖。策之次也。不從。是歲卒。賻贈優厚。鎰爲人明敏方正。學問該貫。一時名士皆出其門。多至卿相。嘗歎文士委頓。雖巧拙不同。要以仁義道德爲本。乃著學之急道之要二篇。太學諸生刻之于石。有弘道集六卷。

論曰。鎰有學識。知治道。能獻替。可謂忠矣。所論君臣上下之間。五常五德爲政之術。儒者之言也。指畫兵

勢逆料三州東京必至失守。若燭照焉。至其從容數語。遂定宣宗。則又功在社稷。不動聲色。而措泰山之安者乎。奈何兩策不從。南都播越。使元人得以爲辭。而根本之地盡棄。豈不惜哉。

完顏承暉

完顏承暉字維明本名福興好學淹貫經史襲父世職金世宗大定間選充符寶祇候遷筆硯直長調中都右警巡使章宗卽位遷近侍局使嘗夜詔開宮門召皇后妹夫吾也藍承暉不奉詔明日奏曰吾也藍得罪先帝不可召章宗善之未幾遷兵部侍郎兼右補闕選除東京延平等路提刑副使改上京留守同知御史臺奏承暉前爲提刑豪猾屏息遷臨海軍節度使歷利涉遼海軍累遷至北京留守副留守李東陽素驕貴承暉自非

公事不與交一言。尋召爲刑部尙書兼知審官院惠民司都監。余里痕都遷織染署直長。承暉駁奏曰。痕都以蔭得官。別無才能。擢惠民司都監。已爲太優。況乃平章鑑之甥。不能不涉物議。章宗從之。改知大興府事。宦者李新喜有寵。用事。借大興府妓樂。承暉拒不與。章宗聞而嘉焉。豪民與人爭種稻水利。不直。賂元妃兄宣徽使李仁惠。仁惠使人屬承暉。右之。承暉杖遣豪民。謂其人曰。此可以報宣徽也。復改知大名府。雨潦害稼。承暉決引潦水。納之濠。墮遷山東路統軍使。山東盜賊起。承暉

奏猛安謀克以下皆得權行的決俟事定依例奏聞俄而盜賊渠魁稍就招降餘黨猶潛匿泰山巖穴間按察使請發數萬人刊除林木深入勦捕承暉奏曰泰山五岳之宗不可赭也矧齊人易動驅之入山此誨盜非止盜天下之山豈可盡赭哉議遂寢是時行限錢法承暉上疏言貨聚于上怨結于下不報改知興中府衛紹王卽位召爲御史大夫拜叅知政事駙馬徒單沒烈與其父南平干政事大爲姦利承暉面質其非進宣德行省尙書右丞叅知政事承裕敗績于會河堡承暉亦坐除

名至寧元年起爲橫海軍節度使貞祐初召拜尙書右丞承暉卽日入朝妻子留滄州滄州破妻子皆死胡沙虎伏誅拜平章政事兼都元帥封鄒國公中都被圍出議和事宣宗遷汴進右丞相都元帥徙封定國公留守中都。以左丞抹撚盡忠久在軍旅知兵事遂以赤心相托。兵事悉付之。已乃總持大綱期于保完都城。頃之副元帥蒲察七斤以其軍出降中都危急承暉以死固守遣人以礮寫奏曰七斤旣降城中無有固志臣雖以死守之豈能持久。伏念一失中都遼東河朔皆非我有諸

軍倍道來援。猶期有濟。乃趣諸路兵糧俱往。赴救高琪。忌其成功。雖遣將分道往。終無一兵至者。乃與抹撚盡忠會議于尙書省。約同死社稷。而盡忠謀南奔。承暉召帥府經歷完顏師姑謂曰。始我謂平章知兵。故推赤心相托。嘗許與我俱死。今忽異議。行期且在何日。汝必知之。師姑曰。今日向暮。且行。曰。汝行李辦未。曰。辦矣。承暉變色曰。社稷若何。師姑不能對。叱下斬之。承暉起辭家廟。召郎中趙思文與之飲酒。謂之曰。事勢至此。惟有一死以報國家。作遺表。付令史師安石。引咎自歸。論國家

大計。辨君子小人治亂之本。歷指當時邪正者數人。謂高琪賦性陰險。報復私憾。竊弄威柄。包藏禍心。終害國家。復謂妻子死于滄州。爲書以從兄子永懷爲後。從容若平日。盡出財物。召家人隨年勞多寡而分之。舉家號泣。不能仰視。承暉神色泰然。方與安石舉白引滿。謂之曰。承暉于五經。皆經師授。謹守而力行之。不爲虛文。旣被酒。取筆與安石訣。最後倒寫二字。投筆歎曰。遽爾謬誤。得非神志亂邪。謂安石曰。子行矣。徐仰藥死。貞祐三年五月二日也。安石以遺表至。行在宣宗設奠于相國。

寺哭之哀。贈太尉尙書令。廢平郡王。謚忠肅。官其嗣子。及長孫承暉。生而貴富。居家類寒素。常奉司馬光。蘇軾像于書室。曰。吾師司馬而友蘇公。平章完顏守貞素敬之。與爲忘年交。

論曰。完顏承暉。骨鯁大臣也。居恒則方正著聲。臨難則從容盡節。非學養素優。忠貞貫乎金石者。能有是耶。觀其自言。五經皆經師授。身體而力行之。不爲虛文。嗚呼。亶哉。嘗考金末忠節諸臣。或自殺。或戰死。或被執不屈。難以悉數。有完顏陳和尚者。嘗以四百騎。

破蒙古兵于大昌原。時稱二十年來戰功第一。及三峯之敗。詣蒙古營。自言曰。我忠孝軍總領陳和尚也。大昌原之勝者我也。衛州之勝亦我也。倒回谷之勝亦我也。我死亂軍中。人將謂我負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蒙古將欲其降。不可。斫足脛折之。不爲屈。割口吻至耳。喫血大呼。至死不絕。又宋元兵入蔡州。完顏忽斜虎聞金主自縊。謂將士曰。吾不能死于亂兵之手。吾赴汝水從吾君矣。諸君其善爲計。言訖。赴水死。將士皆曰。相公能死。我輩獨不能耶。于

是叅政以下。及軍士五百餘人皆從死。此皆非常忠烈之士。而承暉爲最先。又行能最著。故表而出之。

歷代名臣傳卷之三十一終

歷代名臣傳卷之三十三

高安朱軾

全訂

章浦蔡世遠

安溪李鍾儔分纂

元

耶律楚材

耶律楚材字晉卿遼東丹王突欲八世孫父履以學行事金世宗見親任終尙書右丞楚材生三歲而孤母楊氏教之學及長博極羣書旁通天文地理律曆術數及

釋老醫卜之說。仕金至員外郎太祖定燕。聞其名。召見之。楚材身長八尺。美髯宏聲。帝偉之。曰。遼金世讎。朕爲汝雪之。對曰。臣父祖嘗委質事之。旣爲之臣。敢讎君耶。太祖重其言。置之左右。呼曰。吾圖撒合里而不名。吾圖撒合里。蓋國語長髯人也。己卯夏六月。太祖西伐回回。禡旗之日。雨雪三尺。疑之。楚材曰。克敵之徵也。庚辰冬。大雷復問之。對曰。回回國主當死于野。後皆驗。壬午八月。長星見西方。楚材曰。金將易主矣。明年金宣宗殂。夏人常八斤善造弓。每曰。國家方用武。耶律儒者何用。楚

材曰治弓用弓匠爲天下。豈可不用治天下匠耶。太祖聞之喜。日見親用。每征伐必命楚材卜。亦自灼羊脾以相符應。謂太宗曰。此人天賜我也。後軍國庶政當悉委之。甲申太祖至東印度。駐鐵門關。有一角獸。形如鹿而馬尾。其色綠。作人言。謂侍衛者曰。汝主宜還。太祖以問楚材。對曰。此瑞獸也。名角端。能言四方語。好生惡殺。此天降符以告陛下。天之元子。天下之人皆陛下之子。願承天心以全民命。帝卽日班師。丙戌冬。從下靈武。諸將爭取子女金帛。楚材獨收遺書及大黃。旣而士卒病疫。

得大黃輒愈。用活萬人。是時經營西土。未暇定制。州郡長吏。生殺任情。燕薊留後石抹咸得卜。尤貪暴。殺人盈市。楚材聞之。泣下。卽請禁州郡。非奉璽書。不得擅徵發。囚當大辟者。必待報。違者罪死。于是貪暴之風稍戢。燕多劇賊。未夕輒曳牛車。指富家。取財物。不與則殺之。時睿宗以皇子監國。遣楚材窮治之。楚材詢察得其姓名。皆留後親屬及勢家子。盡捕下獄。戮十六人于市。燕民始安。先是西域曆人言五月望月當蝕。楚材曰否。卒不蝕。明年十月。楚材言月當蝕。西域人曰否。果蝕八分。至

至是楚材以金天明曆不應天度。乃製庚午元曆上之。己丑秋。太宗將卽位。宗親咸會議。猶未決。楚材言于睿宗曰。此宗社大計。宜早定。睿宗者。太宗親弟也。遂定策立儀制。乃告親王察合台曰。王雖兄。位則臣也。禮當拜王拜。則莫敢不拜。及卽位。王率皇族及臣僚拜。帳下旣退。王撫楚材曰。真社稷臣也。元朝尊屬有拜禮。自此始。中原初定。民多誤觸禁網。而國法無赦令。楚材從容爲太宗言。詔自庚寅正月朔日前事勿治。且條便宜十有八事。頒天下。其略言郡宜置長吏牧民。設萬戶總軍。使

勢均力敵。以遏驕橫中原之地。財用所出。宜存恤其民。州縣非奉上命。敢肆行科差者。罪之。貿易借貸官物者。罪之。蒙古回鶻河西諸人。種地不納稅者。死。監主自盜官物者。死。應犯死罪者。具由申奏。待報然後行刑。貢獻禮物。爲害非輕。宜禁斷。太宗悉從之。惟貢獻一事不允。楚材曰。蠹害之端。必由于此矣。楚材又奏曰。陛下將南代。軍需宜有所資。誠均中原地稅。商稅。鹽酒。鐵冶。山澤之利。歲可得銀五十萬兩。帛八萬匹。粟四十餘萬石。太宗曰。卿試行之。乃立燕京等十路徵收課稅使。凡長貳

悉用士人參佐皆用省部舊人辛卯秋太宗至雲中十路進廩籍及金帛笑謂楚材曰汝不去朕左右而能使國用充足南國之臣復有如卿者乎對曰在彼者皆賢于臣臣不才故留燕爲陛下用帝嘉其謙賜之酒卽日拜中書令楚材奏凡州郡宜令長吏理民事所掌課稅權貴不得侵之舉鎮海粘合均與之同事權貴不能平咸得卜以舊怨尤疾之譖于宗王宗王請殺之太宗不聽屬有訟咸得卜者命楚材鞠之楚材曰此人倨傲易招謗今將將有事南方他日治之晚也太宗私謂侍臣

曰。楚材不較私讎。真長者也。汝曹當效之。中貴可思不
花奏徙西京宣德萬餘戶以充採金銀役夫及種田西
域與栽蒲萄戶。楚材曰。先帝遺詔。山後民質朴。無異國
人。緩急可用。不宜輕動。今將征河南。請無殘民以給此
役。太宗可其奏。壬辰春。太宗南征。將涉河。詔降者免死。
或曰。此輩急則降。緩則走。徒以資敵。不可宥。楚材請製
旗數百。以給降民。使歸田里。全活甚眾。舊制。凡攻城邑。
以矢石相加者。卽爲拒命。旣克。必殺之。汴梁拒戰久。將
下。大將速不台請屠之。楚材馳入奏曰。將士暴露數十

年所欲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太宗意未決。楚材曰。奇巧之工。厚藏之家。皆萃于此。若盡殺之。將無所獲。乃詔止戮。完顏氏餘皆勿問。時避兵居汴者。凡百四十七萬人。楚材又請求孔子後。收太常禮樂生。及聘召名儒。乃以孔子五十一代孫元措。襲封衍聖公。付以林廟。召名儒梁陟。王萬慶。趙著等。使釋九經。進講東宮。又率大臣子孫。執經解義。俾知聖人之道。置編修所于燕京。經籍所于平陽。由是文治興焉。時河南初破。俘獲甚眾。軍還。逃者十七八。有旨居停逃民及資給者。滅

其家鄉社連坐楚材曰河南旣平民皆陛下赤子走復何之奈何因一俘囚連死數十百人乎太宗悟除其禁金之亡也惟秦鞏二十餘州久未下楚材曰往年吾民逃罪或萃于此故以死拒戰若許以不殺將不攻自下矣詔下諸城皆降忽都虎等籍中原民議以丁爲戶楚材曰不可丁逃則賦無所出當以戶定之朝議將以回回人征江南漢人征西域楚材又曰不可中原西域相去遼遠未至敵境人馬疲乏水土異宜疾疫將生宜各從其便有于元者奏行交鈔楚材又曰不可金章宗時

初行交鈔。與錢通行。有司以出鈔爲利。收鈔爲譱。謂之老鈔。至以萬貫易一餅。民力困竭。國用匱乏。當爲鑒戒。今卽造交鈔。宜不過萬錠。太宗皆從之。時議裂州縣賜親王功臣。楚材曰。裂土分民。易生嫌隙。不如多以金帛與之。太宗曰。已許奈何。楚材曰。若朝廷置吏收其貢賦。歲終頒之。使毋擅科徵可也。太宗然其計。遂定天下賦稅。每二戶出絲一觔。以給國用。五戶出絲一觔。以給諸王功臣湯沐之資。地稅中田畝二升。又半。上田三升。下田二升。水田畝五升。商稅三十分而一。鹽價銀一兩四

十勛既定常賦朝議以爲太輕楚材曰作法于涼其弊猶貪後將有以利進者則今已重矣時工匠制造糜費官物十私八九楚材又請覈之以爲定制太宗嘗執觴賜楚材曰朕所以推誠任卿者先帝之命也非卿則中原無今日朕得安枕者卿之力也楚材復奏曰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業非積數十年未易成也太宗曰果爾可官其人楚材曰請校試之乃命宣德州宣課使劉中隨郡考試以經義詞賦論分爲三科儒人被俘爲奴者亦令就試主匿弗遣者死得士

凡四千三十人。免爲奴者四之一。先是州郡長吏多借賈人銀以償官息。累數倍。至奴其妻子。猶不足償。楚材奏令本利相侔而止。永爲定制。民間所負者。官爲代償之。至一衡量。給符印立鈔法。定均輸。布遞傳。明驛券。庶政畧備。民稍蘇息焉。有道士結中貴楊惟忠。虐殺其讎之黨二人。楚材收按。惟忠太宗怒。繫楚材。旣而自悔。命釋之。楚材不肯。曰。陛下初令繫臣。以有罪也。今釋臣。是無罪也。臣備位公輔。豈宜輕易反覆如戲小兒。國有大事。何以行焉。眾皆失色。帝乃溫言慰之。楚材因陳時務。

十策曰信賞罰正名分給俸祿官功臣考殿最均科差選工匠務農桑定土貢制漕運皆切于時務悉施行之太原路轉運使呂振副使劉子振以贓抵罪太宗責楚材曰卿言孔子之教可行何故乃有此輩對曰君父教臣子亦不欲令陷不義三綱五常聖人之名教有國家者莫不由之如天之有日月也豈得緣一夫之失使萬世常行之道獨見廢于我朝乎太宗意乃解太宗好酒楚材屢諫不聽乃持酒槽鐵口進曰麴蘖能腐物鐵尙如此況五臟乎太宗悟語近臣曰汝曹愛我有如吾圖

撒合里者耶。勅日進酒三鍾而止。自庚寅定課稅格。歲有增羨至戊戌。增至一百一十萬。其後富人劉忽篤等請以一百四十萬。撲買天下課稅。楚材曰。此貪利之徒罔上虐下。爲害甚大。奏罷之。至是奧都剌合蠻又請撲買課稅。增至二百二十萬。楚材極力辯諫。聲色俱厲。言與涕俱。太宗曰。爾欲搏鬪耶。又曰。爾欲爲百姓哭耶。姑試行之。楚材力不能止。乃歎息曰。民之困窮。自此始矣。嘗曰。興一利。不如除一害。生一事。不如少一事。後之負譴者。方知吾言不妄也。楚材當國日久。得祿分其親族。

未嘗私以官。或從容諷之。楚材曰。睦親之義。但當資以金帛。若使從政而違法。吾不能徇私也。辛丑二月。帝疾篤。醫言脈已絕。皇后不知所爲。召楚材。楚材曰。今任使非人。賣法鬻獄。囚繫非辜者多。古人一言而善。熒惑退舍。請赦天下囚徒。后卽欲行之。楚材曰。非君命不可。俄頃。帝少蘇。因請肆赦。太宗首肯之。是夜。醫者候脈復生。翼日而瘳。冬十一月。太宗將出獵。楚材以數推之。亟言其不可不聽。獵五日。崩于行在所。皇后乃馬真氏。稱制。癸卯五月。熒惑犯房。楚材曰。當有驚擾。居無何。朝廷用

兵事起倉卒。后令授甲欲西遷以避之。楚材曰。朝廷天下根本。根本一搖。天下將亂。臣觀天道必無患也。後數日果定。時奧魯刺合蠻以貨得政柄。廷中皆畏附。獨楚材面折廷爭。言人所難言。后以御寶空紙付奧都刺合蠻。使自填行之。楚材曰。朝廷自有憲章。今欲紊之。臣不敢奉詔。事遂止。又有旨凡奧都刺合蠻所建白。令史不爲書者。斷其手。楚材曰。國之典故。先帝悉委老臣。令史何與焉。事若合理。自當奉行。如不可行。死且不避。況截手乎。后不悅。楚材因曰。老臣事太祖太宗三十餘年。無

負于國。皇后亦豈能無罪殺臣也。后雖憾之。亦以先朝舊勲。深敬憚焉。甲辰夏五月卒。年五十五。賻贈甚厚。後有譖楚材在相位久。天下貢賦半入其家者。后命近臣覈視之。惟琴玩十餘。及古今書畫金石遺文數千卷而已。至順元年。贈太師。上柱國。追封廣寧王。謚文正。

論曰。天生斯民。則并其所以生養之具而並有之。金木水火土穀桑麻之類。民所賴以生者。與人而俱生。而其于人也。農圃醫卜。及百工。一切養人之具。其始爲之者。無所師授。心通其理。制爲定法。以垂于後。蓋

天人之際。道之自然。自古及今。常如此者。非偶然也。耶律楚林。遼之種姓。生長于金。而元之太祖太宗。拔起而大用之。數十年之間。上自文武經略。立國規模。錢穀兵刑之制。外及律呂星象。工械技藝。靡不畢具。大要以仁心爲質。而正直忠厚。才智深淵。古名臣中。少有倫比也。故能使軍國有章。上下有體。無分爭鬪暴之患。民安國富。再傳之後。奄有九有。豈虛乎哉。

劉秉忠

劉秉忠字仲晦其先瑞州人也世仕遼爲官族曾大父仕金爲邢州節度副使因家焉元兵取邢以其父潤署州錄事歷兩縣有惠愛秉忠風骨秀異英爽不羈年十七爲邢臺令吏居常鬱鬱不樂一日投筆歎曰吾家累世衣冠乃汨沒爲刀筆吏乎丈夫不遇於世當隱居以求志耳卽棄去隱武安山中久之入天寧寺爲僧世祖在潛邸召見秉忠于書無不讀尤邃于易及邵氏經世書至天文地理律曆三式六壬遁甲之屬無不精通論

天下事如指諸掌。世祖大悅之。遂留藩邸。後數歲。奔父喪。服除。復被召。上書數千百言。其略謂。天下戶過百萬。自忽都那演斷事之後。差徭甚大。民致逃竄。宜比舊減半。就見在之民。以定賦稅。官無定次。清潔者無以遷。汙濫者無以降。可比附古例。定百官爵祿儀仗。使家足身貴。威福者君之權。奉命者臣之職。今百官自行威福。進退生殺。惟意之從。宜從禁治。天下之人。宜施以教令。使之知法。則犯者自少。罪不至死者。皆提察。然後決。犯死刑者。覆奏。然後聽斷。官民債負。宜依合罕皇帝聖旨。一

本一利。官司歸還。凡賠償無名。虛契所負。及還過元本者。並行赦免。納糧就遠倉。有一廢十者。宜從近倉以輸爲便。當驛路州城。飲食祇待。宜計所費。以準開發。關市津梁。宜從舊制。禁橫取。減稅法。以利百姓。倉庫加耗甚重。宜令權量度均爲定法。使鎰銖圭撮尺寸皆平。以存信去詐。珍貝金銀。難得之貨。一旦以纏絲縷。飾皮革。塗木石。粧器仗。甚可惜也。宜從禁治。今地廣民微。賦斂繁重。民不聊生。何力耕耘。宜差勸農官二員。率百姓務農桑。營產業。古者庠序學校未嘗廢。今郡縣雖有學。並非

官置宜從舊制。修建三學。設教授。開選擇才。以經義爲上。詞賦策論次之。天下莫大于朝省。親民莫近于縣宰。雖朝省有法。縣宰宜擇。縣宰正。民自安矣。關西河南地廣土沃。宜設官招撫。民歸土闢。以資軍馬之用。奧魯合蠻于諸稅舊額。加倍權之。民無所措手足。宜罷繁碎止科徵。勿從獻利之徒。削民害國。鰥寡孤獨廢疾者。宜設孤老院。給衣糧以爲養。使臣到州郡。宜設館。不得干官衙民家安下。孔子爲百王師。立萬世法。今廟堂雖廢。存者尙多。宜令州郡祭祀釋奠如舊儀。近代禮樂器具靡

散。宜令徵太常舊人教引後學。使器備人存。漸以修之。國家廣大如天。萬中取一。以養天下名士。宿儒之無產業者。使不致困窮。實國家養才勵世之大也。今言利者衆。非圖利國害民。實欲殘民自利。宜將國中人民。必用場冶。付各路課稅所。以定權辦。餘並罷去。古者明王不寶遠物。所寶惟賢。如使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此皆一人之睿知。賢王之輔成也。立朝省以統百官。分有司以御眾事。以至京府州郡。親民之職無不備。紀綱正于上。法度行于下。故天下不勞而治。今新君卽位之後。可立朝

省以爲政本。世祖嘉納焉。又言邢州舊萬餘戶。兵興以來。不滿數百。凋壞日甚。得良牧守。如真定張耕。洛水劉肅者。治之。猶可完復。乃以耕爲邢州安撫使。肅爲副使。由是流民復業。升邢爲順德府。癸丑。從世祖征大理。明年。征雲南。每贊以天地好生。王者神武不殺。故克城之日。不妄戮一人。己未。從伐宋。所至全活。不可勝計。中統元年。世祖卽位。問以治天下之大經。養民之良法。秉忠采祖宗舊典。參以古制之宜于今者。條列以聞。于是下詔。建元紀歲。立中書省。宣撫司。朝廷舊臣。山林遺逸之

士咸見錄用。文物粲然一新。秉忠雖居左右而猶不改舊服。至元二年翰林學士承旨王鶚言秉忠定社稷之大計。忠勤勞績宜正其衣冠。崇以顯秩。帝覽奏卽日拜光祿大夫位太保參預中書省事。秉忠旣受命以天下爲已任。事無巨細。凡有關於國家大體者。知無不言。言無不聽。帝寵任愈隆。燕閒顧問。輒推薦人物。可備器使者。凡所甄拔。後悉爲名臣。初帝命秉忠相地于桓州東灤水北。建城郭于龍岡。三年而畢。名曰開平。繼升爲上都。而以燕爲中都。四年又命秉忠築中都城。始建宗廟。

宮室。八年奏建國號爲大元。而以中都爲大都。他如頒章服。舉朝儀。給俸祿。定官制。皆自秉忠發之。爲一代成憲。十一年扈從至上都。其地有南屏山。築精舍居之。秋八月無疾端坐而卒。年五十九。帝聞驚悼。謂羣臣曰。秉忠事朕三十餘年。小心慎密。不避艱險。言無隱情。其陰陽術數之精。占事知來。若合符契。惟朕知之。他人莫得聞也。出內府錢。遣官護喪葬。十二年。贈太傅。封趙國公。謚文貞。後贈太師。封常山王。秉忠自幼好學。至老不衰。雖位極人臣。而齋居蔬食。終日澹然。不異平昔。爲詩蕭

散閒淡如其爲人有文集十卷。

論曰秉忠當出處之際蹤蹟甚奇。方其棲心方外。放浪山澤間。寧自知遭時遇主。出素蘊以綱維一世。垂之無窮哉。昔范蠡泛舟。觀兵強吳。李泌衡山之逸客。再定兩京。光復唐室。秉忠豈其流亞耶。

廉希憲

廉希憲字善甫。布魯海牙子也。幼魁偉。舉止不凡。篤好經史。手不釋卷。世祖爲皇弟。希憲年十九入侍。一日方讀孟子。聞召。急懷以進。世祖問其說。遂以性善義利仁暴之旨對。世祖嘉之。由是知名。世祖以京兆分地。命希憲爲宣撫使。京兆控制隴蜀。諸王貴藩分布左右。民雜羌戎。號難治。希憲講求民病。抑強扶弱。暇日從名儒許衡。姚樞輩。諮訪治道。首請用衡。提舉京兆學校。教育人材。爲根本計。國制爲士者無隸奴籍。京兆多豪強。廢令

不行希憲至。悉令著籍爲儒。初世祖受命憲宗。經理河南關右。至是憲宗惑于讒。命阿藍答兒劉太平檢覈所部。大開告訴。希憲曰。宣撫司事由已出。有罪當獨任。僚屬何預。及事竟。卒無獲罪者。世祖渡江。取鄂州。命希憲入籍府庫。希憲引儒生百餘。拜伏軍門。因言王師渡江。俘獲士人。宜遣還。世祖納之。還者五百餘人。憲宗崩。希憲啟世祖曰。殿下太祖嫡孫。先皇母弟。前征雲南。剋期撫定。及今南伐。率先渡江。天道可知。且殿下收召才傑。悉從人望。子惠黎庶。率土歸心。今先皇奄棄萬國。神器

無主願速還京。正大位以安天下。世祖從之。庚申至開平。宗室諸王勸進希憲。復以天時人事贊世祖。早定大計。明日世祖遂卽位。先是漢地分爲十道。世祖乃併京兆四川爲一道。以希憲爲宣撫使。是時劉太平霍魯海在關右。渾都海在六盤。各懷異志。劉太平霍魯海潛入京兆。謀爲變。而渾都海遂舉兵反。殺所遣使者。遣人約其黨密里火者于成都。乞台不花于青居。使各以兵來會。又約劉太平霍魯海。同日俱發。希憲得報。卽遣使掩捕。劉太平霍魯海等獲之。盡得其謀。置于獄。乃使劉黑

馬誅密里火者。汪惟正誅乞台不花。具以驛聞。復命汪惟良將秦鞏諸軍討六盤。惟良以未得旨辭。希憲卽解所佩虎符銀印授之曰。君但辦吾事。制符已飛奏矣。惟良遂行。又發蜀卒更戍及餘丁。使蒙古官入春將之。謂曰。君所將未經訓練。六盤兵精。勿與爭鋒。但張聲勢。使不得東。則大事濟矣。會有詔赦至。希憲命絞劉太平等于獄。方出迎詔。乃自劾。停赦。行刑。徵調諸軍。擅以惟良爲帥等罪。帝深善之。曰。經所謂行權。此其是也。賜金虎符。使節制諸軍。且曰。事當從宜。勿拘常制。西川將紐鄰

奧魯官將舉兵應渾都海八春獲之。繫其黨五十餘人。送二人至京兆。竝請殺之。希憲謂僚佐曰。渾都海不能乘勢東來。保無他慮。今眾心未一。猶懷反側。彼軍見其將校執囚。或別生心。爲害不細。今因其懼死。並加寬釋。使感恩効力。就發此軍餘丁。往隸八春。上策也。于是將校兵士。人人感悅。果得精騎數千。八春將之而西。渾都海聞京兆有備。遂西渡河。趨甘州。阿藍答兒復自和林提兵與之合。分結隴蜀諸將。人心危疑。朝議欲棄兩川。退守興元。希憲力言不可。會親王合丹及汪惟良八春

等合兵與戰于西涼大敗之。俘斬畧盡。得二叛首。梟之京兆市。事聞。帝大嘉之。曰。希憲真男子也。進拜平章政事。時希憲年三十矣。希憲奏。四川降民皆散處山谷。宜勅軍吏止俘掠。違者千戶以下。與犯人同罪。禁無販易生口。由是四川遂安。降者益眾。又罷解鹽戶所摘軍。及京兆諸處無籍戶之戍靈州屯田者。以寬民力。鎮戎州有謀爲叛者。連引四百餘人。希憲詳推之。惟誅首惡五人。宋將劉整以瀘州降。盡繫前歸宋者數百人待報。希憲奏釋之。宋將家屬在北者。希憲歲給其糧。仕于宋者。

子弟得越界省其親。人皆感之。召還拜中書平章政事。振舉綱維。綜効名實。汰逐冗濫。裁抑僥倖。興利除害。事無不舉。典章文物。粲然可考。當時翕然稱治。又建言。國家開創以來。凡納土及始命之臣。咸令世守。子孫奴視部下。都邑長吏。皆其皂隸僮使。前古所無。宜更張之。使考課黜陟。始議行遷轉法。帝謂希憲曰。吏廢法而貪。民失業而逃。工不給用。財不贍費。先朝患此久矣。自卿等爲相。朕無此憂。對曰。陛下聖猶堯舜。臣等未能以皐陶稷契之道。贊輔治化。懷愧多矣。今日少治。未足多也。因

論及魏徵對曰。忠良之臣。何代無之。顧人主用不用爾。有內侍傳旨朝堂。言某事當爾。希憲曰。此閹官預政之漸。不可啟也。遂入奏。杖之。或訟丞相史。天澤威權日盛。漸不可制。詔罷天澤政事。待鞠問。希憲進曰。天澤事陛下久。始自潛藩。多經任使。將兵牧民。悉有治效。陛下知其可付大事。用爲輔相。小人一旦有言。陛下奈何不熟察其心跡。而遽疑之。臣等備員政府。陛下之疑信。若此。何敢自保。天澤旣罷。亦當罷臣。事遂解。又有訟四川帥欽察者。帝勅遣使誅之。希憲覆奏。帝怒。希憲曰。欽察大

帥以一小人言被誅。民心必駭。收繫至此。與訟者廷對。然後明其罪于天下爲宜。詔遣使按問。事竟無實。希憲每奏事帝前。議論激切。無少回惜。帝曰。卿昔事朕王府。多所容受。今爲天子臣。乃爾木強耶。對曰。王府事輕。天下事重。一或面從。天下將受其害。臣非不自愛也。方士請煉大丹。勅中書給所需。希憲具以秦漢故事奏。且曰。堯舜得壽。不因大丹也。帝曰。然。遂卻之。時方尊禮國師。帝命希憲受戒。對曰。臣受孔子戒。帝曰。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爲臣當忠。爲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五年始

建御史臺、繼設各道提刑按察司。時阿合馬專總財利，乃曰：「庶務責成，諸路錢穀付之轉運，今繩治之如此，事何由辦？」希憲曰：「立臺察古制也。內則彈劾奸邪，外則察視非常，訪求民瘼，裨益國政，無大于此。若去之，使上下專恣貪暴，事豈可集耶？」阿合馬不能對。七年秋，坐事罷相。一日，帝問希憲居家何爲，阿合馬因讒之曰：「日與妻子宴樂耳。」帝變色曰：「希憲清貧，何從宴設？嘗有疾，須沙糖作飲。」阿合馬餉之二斤，希憲卻之曰：「使此物果能活人，吾終不以奸人所餉求活也。」帝聞，乃賜之嗣國王頭。

輦哥行省鎮遼陽。擾民不便。十一年詔起希憲爲北京行省平章政事。遼東多親王。使者傳令旨。官吏立聽。希憲至。始革正之。俄詔國王歸國。希憲獨行省事。長公主及國壻入朝。縱獵。擾民。希憲欲奏之。國壻大懼。入語公主。公主出飲希憲酒。曰。從者擾民。吾不知也。以鈔萬五千貫還民。自是貴人過者。皆莫敢縱。十二年。右丞相阿里海牙下江陵。請命重臣鎮之。帝急召希憲。還使行省。荆南承制授三品以下官。希憲冒暑疾。驅至鎮。阿里海牙率其屬郊迎。望拜塵中。荆人大駭。卽日禁剽奪。通商。

販興利除害。兵民安堵。首錄宋故宣撫制置二司幕僚。能任事者。以備采訪。左右難之。希憲曰。今皆國家臣子也。何用致疑。乃擇二十餘人。隨才授職。令凡俘獲之人。敢殺者。以故殺平民論。爲軍士所獲。病而棄之者。許人收養。病愈。故主不得復有。先時江陵城外蓄水。扞禦希憲命決之。得良田數萬畝。以業貧民。發沙市倉粟之。不入官籍者。二十萬斛。以賑公安之飢。大綱旣舉。乃曰。教不可緩也。遂大興學。選教官。置經籍。旦日親臨講舍。以厲諸生。西南溪洞及思播田楊二氏。重慶制置趙定應。

俱越境請降。事聞。帝曰。先朝非用兵不可得地。今希憲能令數千里外。越境納土。其治化可見也。希憲疾久不愈。十四年春。召還京師。江陵民號泣遮道。留之不得。相與畫像建祠。希憲還。囊橐蕭然。琴書自隨而已。帝知其貧。賜白金五千兩。鈔萬貫。五月。至上都。太常卿田忠良來問疾。希憲謂之曰。上都聖上龍飛之地。天下視爲根本。近聞龍岡遺火。延燒民居。此常事耳。慎勿令妄談地理者。感動上意。未幾。果有以徙置都邑事奏者。樞密副使張易。中書左丞張文謙。力言不可。帝不悅。明日召田

忠良質其事。忠良以希憲語對帝曰。希憲病甚。猶慮及此耶。議遂止。十六年春。詔復入中書。希憲稱疾。篤皇太子。遣侍臣問疾。因問治道。希憲曰。君天下在用人。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臣病雖劇。委之于天。所甚憂者。大奸專政。羣小阿附。誤國害民。病之大者。殿下宜開聖意。急爲屏除。不然。日就沉痾。不可藥矣。戒其子曰。丈夫見義勇爲。禍福無預于已。謂臯夔稷契伊傅周召爲不可及。是自棄也。天下事苟無牽制。三代可復也。又曰。汝讀狄梁公傳乎。梁公有大節。爲不肖子所墜。汝輩宜慎之。

十七年十一月十九夜有大星隕于正寢之旁。流光照地。是夕希憲卒。年五十六。大德八年。贈忠清粹德功臣太傅。追封魏國公。諡文正。

論曰。希憲負青雲之願。至以臯夔稷契自勵。欲追跡于三代。此其志豈小哉。受世祖恩遇。知無不爲。是時邦家初建。萬事草創。希憲居樞軸之位。則能挈綱維。明條貫。成一代之規。受專閫之寄。則能詰奸禦暴。安民養士。使疆土日闢。折衝萬里之外。及當成敗呼吸。審察機宜。伐謀制勝。用力少而成功多。可謂拔萃之

奇才也。值阿合馬奸回貪冒。動相牽制。與之終始。不然。以希憲之才。當此位望。其功謀亦曷可勝道哉。

歷代名臣傳卷之三十三終

第 10 卷